

揮

塵

錄

二





揮 塵 錄
(二)

王 明 清 輯

揮塵後錄卷二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榻
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
幸其所視之甫入卽返驚鄂默然內侍請于上
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
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
異待焉

趙士錢彭老云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
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

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贊卽以上旨喻之

姜安禮處恭云

曹功顯劬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劔擁衛上體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卽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

高宗後駐蹕臨安卽詔於西湖建觀像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卽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卽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法籙符水爲人所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

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
卽其鄉里建置道宮甲于宇內祐陵登極之初
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
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崗阜
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爲喜繇是崇信道
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
力而經營之是爲艮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御
製爲記云京師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
相方視址考山川之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

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
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之西秦臨函谷二穀
之關有百二之險漢人因之又表以太華終南
之山帶以黃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龍
興卜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漢德弗嗣中
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險也昔我藝祖撥亂造
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萬肆不改
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
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達大

川平臯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當
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
巨浸浩蕩汹涌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
襲嶮爲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修德爲萬世不
拔之基垂二百年于茲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
華社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
漢蓋所恃者德而非嶮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其作靈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仞魚
躍高上金闕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

愛而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
非形勝不居也傳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
可爲功不可書於是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
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
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圖材付之按圖度
地庀徒僇工累土積石畚插之役不勞斧斤之
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
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壤奇特異瑤琨之石
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

枇杷橙柚橘柑椰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

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

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

罅崗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

後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

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

結高宗廟諱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

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

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壑攬秀之

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
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
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
嚙嚙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
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
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
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雲高
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崗脊
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

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
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
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
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
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
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
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
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嶺道盤行縈曲捫石
而上旣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

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
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嶄巖藤蘿蔓
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
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煉
丹凝亭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
閣北岸萬竹蒼翠荔鬱仰不見明有勝筠庵躡
雲臺蕭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
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罅蹙條下平

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
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
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
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
郭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
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
景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脉農祥晨正
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淥水之新波
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暝新

鶯歸燕呢喃百轉於木末攀柯弄蘂藉石臨流
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峰四起列
日照耀紅桃綠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蓉菡萏
藹藹芳苓搖莖弄芳倚縻於川湄蒲菰荇藻菱
菱葦蘆泔岸而泝流青苔綠蘚落英墜實飄巖
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
塏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扇箑之勞及一葉初
驚蓐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
露旣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遙倘

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沈寥之悲及朔
風凜冽寒雲闔幕萬物調疎禽鳥縮漂層水峨
峨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含華於
凍霧離榭擁幕體道復命無歲律云暮之歎此
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機
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
壑窮深探嶮綠葉朱苞華閣飛陞玩心愜志與
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繽紛而飄然有凌雲之志
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

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
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戶牖旣而車輿
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
核紛積床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
居九重之奧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澡漑肺腑發
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
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
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

并包羅列又兼其絕勝颯爽溟滓參諸造化若
開闢之素有雖人爲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
艮故名之曰艮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
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眷思殿應
制李質曹組各爲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歲在
壬寅夏五月朔艮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詣作古
賦以進臣俯伏惴慄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
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
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

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時敢不祇若休命於是虚心滌慮再拜稽首而獻賦焉其詞曰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吐吞兮割陰陽於晦昱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艮維兮膺億載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澗瀝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無疆繁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

翼慶瑞兮綿長仰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
卽崇山之輿區翳蒼鬱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
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與丹丘仍飈馭之來翔
鳴遼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靄煙霞之超絕
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驤
逸天步之轍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泳
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闥之敞敞植梅桃以時崗
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
導風袂以前鄣仰奎文之聖述如震慄乎春雷

兼虞商之渾灝類雲漢之昭回幾螭之臣不敢
久以伏讀兮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神藻覺
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
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虛闢屏分翠綠以雙抗
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
瑤席飲甌面之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
射圃懣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
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翬飛陟半山而
前矚虛廡亘其繩直聳凝觀而北列視鑑湖之

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圖山之嘉色敞玉霄之
闕洞仙真過而寓息冀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
羽翼闢瓊津與清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
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覲山莊之派別引回溪而
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躡雲之崇崇虛蕭閒之
邃宇貯毫楮於厥中延勝筠之宿潤發五蓋之
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檜陰之
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
堯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泠泠度金霞而

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九折升雲棧而
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爲巉妙之
絕巘類簫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墮後電掣而
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之
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透迤而東轉經極目之
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
高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
翔鱗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

欽崎垂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憇練光以容與仰奇峰而登躋矧梅蘆之二渚結雲浪與浮陽俄就夷而絕嶮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號硯乃餘波之洋洋旣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翼張巖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真悵白雲之已遠追音徽之尚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巖春何漣漪之颭爽仰拱霄之是鄰覲書館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淫聲揭崑雲兮

承嵐相峒巽而抗衡彼會真之高館惣羣玉之
邃清儼疎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水姿於
萼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
九天方巢雲之入望亘黃果之綿連登絳霄以
遊目聳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雷注鴈池於
石間企噓噓之峻亭諒絕塵而可攀欣藥寮之
西闢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雲桂產南燭之
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兮
菽麥執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

匪間俯明秀之傑閣晞梅岩及春華偃霜風之
老檜跋鳳翼之欹斜蔭檀欒之芸館豁凝思之
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赤
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之言旣不周之具載亦
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勿論窮
山川於疇昔效子長之飛騫登岱宗而佇貽嘗
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
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奇峰標赤城而霞起滴
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橫空陟

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森峩峩之太華若
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
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茲嶽神模聖
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崑兮萬壑何小臣之榮
觀忽承詔而駭愕捨華門之圭竇詣鈞天之廣
樂驚蓬心與蒿目蕩冒次之煩濁欲麓窮其勝
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垤蟻往
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算縱橫俯
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翺飛蚊聚聽輪跡

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塵
翳翳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旣崛起以齒峯
兮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睽
或附從而黨伍或跽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
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虬
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
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名三奇或號太古萬
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瑕石詭暉嶙峋
嶢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

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崑
遂根拏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櫓
列洞庭之黃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負霜之梗柶
簞管箏篴櫛蠹以森萃青綸紫熒曄曄而鬢鬢
遂凌岑而跨谷仰締構於其間虹梁並亘旅楹
有閒嘉玉鳥之輝潤睇雲楣之爛班臨飛陛之
揭孽森平波之汪灣艤青翰投文竿却龍舟而
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之
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

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絕殊殊祥駢至迭轉
潛生沼之丹魚萃育藪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
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蓂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
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
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
然豈人力之所能蓋嘗觀雲氣之靄靄時出沒
而相仍作寰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霈爲霖
而復斂抱虛壁之層層舉茲山之盡美渠可得
而誦稱爾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衆

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右褒斜爲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爲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謠之唱蓋翠華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

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賞得忠嘉
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罄丹款以爰謀念賢勞
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獎凡經營
於六載之間而爲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曹
組云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良嶽賦特命
臣繼作顧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眷旨進退皇
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遊
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
綿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

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良嶽客曰
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
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
爲址九向九背西有太華三峰插天枕瞰函谷
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太河朔漢仰其
峇巽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
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
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爲願聞其
說主人曰清濁旣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爲

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
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
天下夫惟不爲動心侔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
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
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
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
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
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
越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

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良岳爲多男之地乃其
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
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
鑰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祕奧內外莫通願子陳
其次弟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
以槩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
山岳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崑谷岡巒之體勢
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
規而傑矩夫良者八卦之列位岳者衆山之惣

名高爲峰則秀拔拱爲岫則崢嶸霽色晚靜風
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寬平雜花異
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
峰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
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於杳冥留
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
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
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爲山之屏爲洞
之扃承乎上則安若榱桷於下則覆若簷楹

珍叢幽芳古木長藤龍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
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峻嶒所謂
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斯茂泉流
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裊長春之
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
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
山谷殊萃岉之峰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
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
畝之銳非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旣草木

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絕遐荒落
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
涼至若溶溶大波瀦爲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
大瑩上下之天光漑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
波扈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
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鳴根而笑歌此
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
凝碧潺湲不窮流行激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
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舒張或聚而爲曲沼或漲而爲橫塘煙梢露蓀
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崑谷岡嶺江溪
旣略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
雲之縹渺挂瑞日之曛曛綺疎凝霧天香散風
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
揖素娥於蟾宮霓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
有巢鳳異乎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高宗廟諱以
翱翔卽其軒楹架以傑閣芘五彩之鴛雛下九
霄之鸞鷲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

歸美逢辰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
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
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巖從
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
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之仙
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
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環
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祕
藏徐遶砌而散步間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

寂鳥雖啼而人靜傲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
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
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籟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
已交戛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
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
翳翳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
對爽固以旣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
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
之毫楮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槎而上漢

或笑啜石而爲羊超然燕處真逍遙自適之鄉
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爲逕或彌望而
成川錦綉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
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艷粧如宮女之三千
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雜紛蹂以
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
竹籬蘿蔓蒼鬱睨綠筠之共茂夾脩逕而高出
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
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隨

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爲鴈池望風中之飛
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
而漣漪聽雖離離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
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
墮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綠華堂何玉顏之澹
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
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
而異稟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潤珠戶
而敞文窻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

髣髴而已客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俟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不至孰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

岱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茲
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
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爲一
家通天下爲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
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莖於易地
是豈資於人力葢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
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岳之
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
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

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
是鼓舞懽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
臣共作良嶽百詠詩以進良嶽勢連坤軸近乾
崗地首東維鎮八方江不風波山不險子孫千
億壽無疆介亭雲棧橫空入翠煙躋攀端可躡
飛仙介然獨出諸山上磊磊排衙石滿前極目
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
占最高處但覺恢恢天宇寬岡山亭軒楹正在
翠微中欲雪雲生四面峰璀璨地鋪紅瑪瑙巔

岘山聳碧芙蓉跨雲亭地高天近怯憑欄下視
浮雲咫尺間只怪輕雷起崑際不知飛雨過山
前半山亭憑高玉輦每從容中路嘗聞憇六龍
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高峰蕭森亭曉
日玲瓏宿霧開四簷時有好風來不應班竹林
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麓雲亭山下深林起白
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縱
橫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
只賡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散

綺亭斷虹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
陰晴真可卜倚欄來此看餘霞清斯亭天波萬
斛瀉鎔銀跨水橫橋麗

高宗廟諱

新但取真堪濯纓

意玉堦金闕本無塵煉丹亭藥爐龍虎正交馳

五色雲生固濟泥凡骨欲逃三萬日君王曾賜

一刀圭璿波亭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凌亂上

金鋪安知不是鮫人寶往往淵中得美珠小隱

亭古木回環石路橫居山初不在崢嶸聖人天

下藏天下小隱聊爲戲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

洗層巒石磴莓苔路屈盤正是江南最佳處仰
看蒼翠俯澄瀾草聖亭落筆縱橫走電光近臣
時得賜雲章龍盤鳳翥皆天縱渴驥驚虵不足
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天衷載籍源流一一通
宵肝萬機營四海更將心醉六經中高陽亭仙
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不醉闌風緣
底事要看豪飲似人間噲噲亭聖主從來不射
生池邊羣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人
間好弟兄忘歸亭玉景金霞長不夜松篁泉石

更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
仙館蟠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戶牖新盡是
瑤池高會客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峰巒回
合聳雲屏巖靄溪光面面橫開戶忽驚千仞翠
憑高方見九重城芸館玉堂金馬盡名儒黃本
牙籤付石渠向此別藏三萬卷不憂中有蠹書
魚書館蓮燭詞臣在外庭青錢學士已登瀛回
廊屈曲隨巖阜挾策何妨取次行蕭閑館書草
吹來種種香好風移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無塵

事倚覺壺中日月長
漱瓊軒淺碧分江入衆山
山深無處不潺潺
開軒最近寒溪口
噴薄松風嚮珮環
書林軒甲乙森然盡寶書
校讎曾授魯中儒
萬機多暇時來此
玉軸牙籤自卷舒
雲岫軒山上飛雲片片輕
雲山相似倚空明
從龍本合封中去觸石
光從望處生
梅池玉鈿勻點鑑
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
應爲橫斜詩句好
故教疎影瀉平波
鴈池暮天飛下一行行
淺渚平沙足稻梁
有此恩波好遊泳
何須辛苦去衡陽
硯

池黑雲凌亂曉光凝氣接崑崙冷不冰龍餅麝
元皆御墨游魚吞却化鯤鵬林華苑連雲複道
映樓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
菲何必曉風吹絳霄樓翼瓦飛薨跨閬風捲簾
滄海日曛隴佳時自有羣仙到笑語雲霞縹緲
中倚翠樓梯空牕戶半山間滴滴嵐光照畫欄
六月火雲揮汗日雲來唯覺石屏寒奎文樓龍
蟠鰲負出風雲鏤玉填金聖製新自與六經垂
日月更令羣目仰星辰巢鳳閣朝陽鳴處有亭

梧爭似珠簾映綺疏丹穴來儀聽九奏不妨於
此長鷓鷯竹崗蒼雲蒙密竹森森無數新篁出
翠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作龍吟梅崗
澗連峰嶺玉崔嵬春逐陽和動地來不似前村
深雪裏夜寒唯有一枝開萬松嶺蒼蒼森列萬
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月明
天籟滿秋空蟠桃嶺不到瑤臺白玉京海中仙
菓但聞名何人爲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
梅嶺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處處香聖主

乾坤爲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牕戶深
沉晝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聞環珮
知有霓旌羽扇來萼綠華堂綠萼承趺玉蘂輕
清香續續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
物外名富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尋芳曾被暗
香迷碧桃開後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躡雲
臺萬本琅玕密不開林深明碧鎖高臺更無一
點遊塵到但覺雲隨步步來玉霄洞披香尋徑
百花中蝶引蜂隨路不窮但見凌霄纏古木洞

天應與碧虛通清虛洞天玉關金鎖一重重只
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洞處恍如身世在
壺中和容廳白羽流星一點明上林飛鴈幾回
驚弓開月到天心滿風外唯聞中的聲泉石廳
縈迂流碧與環山月地雲堦在兩間有此清冷
居物外方知塵土屬人環揮雲亭天風吹作海
濤聲揮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只知
樓閣是蓬瀛泛雪廳月團攜下九重天來試人
間第一泉正在水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甌圓

虛妙齋武王屈已尊箕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
道集虛觀衆妙超然將見不能名壽山

太上御名

大

崇高秀氣連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玉座時相
對花發鶯啼億萬年杏岫山上晴霞興綵雲芳
菲時節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
酒村景龍江潤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曉翠
重聞說巨魚時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鑑湖水
天澄澈瑩寒光一片平波六月涼移得會稽三
百里不教全屬賀知章桃溪霏霏紅雨落清澗

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
武陵尋回溪穿雲透石落潺潺戀浦餘波尚繞
山只恠嵐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正回環滴滴巖
蒼苔青潤石嶙峩泉脉涓涓濕白雲疑有天仙
深夜過丁當環珮月中聞榴花崑絕域移根上
苑栽又分紅綠向崑隈纍纍子已枝間滿灼灼
花猶葉底開枇杷崑結根常得近林巒晚翠誰
憐却歲寒不見龍文橫捍面方知垂實作金丸
日觀崑朝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回

首爛柯人自老碁聲猶在石門東
雨花崑紛紛
泊泊弄晴暉
曾逐春風上綉衣
不爲胡僧翻貝
葉仙家長有碧桃飛
蘆渚萬葉梢梢
秋意初斜
風細雨憶江湖
誰知雪壓波澄後
更與宮中作
畫圖
梅渚只借晴波爲曉鑑
不隨花鳥作江雲
未須吹笛風中去
多得清香水際聞
棋查谷折
花宜與酒相薰
結子難隨酒入唇
一陣暗香無
處覓
不知幽谷巧藏春
秋香谷玉屑花繁
淡淡
黃碧崑曾伴紫欄
芳月明露洗三秋
葉山迥風

傳七里香松谷雲藏煙鎖晝蒼蒼得地何須作
棟梁聞道九龍扶輦過一山風又作笙簧長春
谷洞天風物幾人知暗得陰陽造化機不似寒
鄉待鄒律四時富際有芳菲桐徑不嫌春老花
飛濕要聽秋來雨打聲一自移根來禁籞朝陽
常有鳳凰鳴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吟風篩月
自亭亭雲章正寫人間瑞坐待雲根長茯苓百
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翠條柔蔓浴玲瓏日晴
煙暖微風度百和香薰錦綉中合歡徑綵絲拂

拂機中錦綉縷茸茸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
黃昏時節掩羅屏竹徑翠葉吟風長浙瀝寒梢
擎露忽高低有時杳杳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
迷雪香徑夾徑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陰晴
要看雪色無邊際十二樓前月正明海棠屏清
明微雨欲開時收什狂香付整齊但得浣花春
在眼不須枝上杜鵑啼百花屏衆香芬馥著人
衣雲母光寒露未晞圍得春風勝綉幕紛紛紅
紫鬪芳菲蠟梅屏冶葉倡條不受羈翠筠輕束

最繁枝未能隔絕蜂相見一一花房似蜜脾飛
來峰突兀初驚倚碧空翠嵐仍與瑞煙重吳儂
莫作西來認真是蓬萊第一峰留雲石曰雲何
事苦留連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崑要霖雨
因風時到日華邊宿霧石飛煙自遶龍樓駐瑞
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花上露夜深多伴月
明來辛夷塢山中常壓早梅開不待暄風暖景
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來橙塢磊
磊金丸畫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應怜綠橘秋

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風
吹葉暗花明滿目開石在劔門猶北向錦江春
色亦須來仙李園毫社靈蹤亘古存混元龍蛻
出風塵移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萬春紫
石壁沒水攀蘿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湍潛瀦
每恨端谿遠疊作山中峭絕看椒崖團枝紅實
見秋成曾按方書合五行不遣漢宮塗屋壁此
間吞餌得長生濯龍峽山東蒼煙細路通噴泉
飛雨灑晴空真龍豈許尋常見故作雲間飲澗

虹不老泉來從雲竇不知遠湧出碧崑無暫停
花落鶯蹄春自晚潺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
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飛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
望一生長得繫龍舟棧路六丁開處只通秦此
地天臨萬國春駐蹕有時思叱馭服勞王事愛
忠臣藥寮已闕頒朔向明堂百草猶思一一嘗
天意應憐民疾苦欲躋仁壽佐平康太素庵結
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列仙家蕭騷風雨千
竿竹翠葉濃陰襯碧霞祈真磴臺上爐香裊翠

煙雲間風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靈降惟德從
來可動天躑躅歸春風曉日亂晴霞艷艷初開
一歸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
庄重崖置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
牛不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庄低作柴扉短
作籬日晴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爲本稼穡
艱難舊亦知東西關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關
鑰限西東姓名若在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
敷春門帝力無私萬國通尚思寒谷待春風欲

將和氣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詔翰林學
士王安中令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
瑞雲深萬井喧闐正下臨金碧樓臺雖禁籞煙
霞崑洞却山林巍然適高宗廟諱千齡運仰止常傾
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尋質
字文伯熙陵時參知政事昌齡之曾孫組字元
寵穎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際遇悉授右列
侍祐陵時寵臣皆內侍梁師成所引遂得愛幸
質少不檢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隨從北狩

組逢辰未久而沒官止副使有子卽勛也頗能
文祐陵卽以其父官補之後獲幸高宗位至使
相錄之于秩以紀當時之盛近王稱作東都事
略載蜀僧祖秀所述游華陽宮記不若是之備
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
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東
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召
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當
日肅字志宏南劔人有文集號栴櫚遺文三十

卷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遷六曹侍郎或諫大夫當時爲寄祿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入參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爲之今承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豐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爲祕書監參知機務故事易執政爲中大夫王和父蒲傳正是矣而從臣易爲通直郎猶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爲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

謬舉降三官明清卽以啓之以謂自昔以來未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逸父書問荅入閣儀詞甚諄復見兩賢文集中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語簡而詳今載于左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正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圖

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且要云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

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

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況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爲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

卽唐之延英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
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閣儀注爲朝廷
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
史臺謂之三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
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
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
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
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
相率執政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
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
所更焉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
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
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
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
其間指摘瑕疵爲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
蹉跎老爲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

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爲湖州教授復刻于郡庠
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爲左氏
之忠臣然不知續著書之本意也

張仲宗云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
所藏印識存焉多敘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
文檄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乏文
華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
黃巢王氣一事盡存舊詞姑綴于編中和三年
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

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見入
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年顏
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
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
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
大寇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
又僞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
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
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

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諸縣義丁男日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啣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造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

步軍司郎差兵士三人馬一疋隨從得差遣朝辭畢所屬徑關排岸司應副回綱船乘座以歸如在蘇杭間居止卽差浙西綱船選人改官授告有日閤門關步軍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卽五騎十五人伺候內前授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選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旣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爲彼處

減匿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
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
吏無卻顧之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爲
尤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
去而爲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
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啓于欽宗者命
斬彥竄斥宓寄以徇下寬恤之詔然無鄉從之
心矣其後散爲巨寇于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
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

外舅云

沈義倫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
後遂以爲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爲相當任
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
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多矣今臣
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
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爲定
制以至今日

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
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

平廣惠倉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勲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

孫鄰幾家傳云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

章獻一見以爲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
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
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媼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
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
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
詞頭蓋自此始崇觀姦佞用事賄賂關節干祈
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
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倖
門爲宦徒之捷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者

得幸爲侍晨道錄自云晉公之孫忽降御筆丁
謂輔相真宗逮仁宗卽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
贈可特贈少保官其後五人時盧襄贊元爲吏
部尚書袖其牘請對啓于上云使謂過可湔洗
則累朝敘卹久矣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
褒錄豈不駭四方之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御
筆遂有執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爲同包兄也熙寧
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

盡作昭陵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
今世所謂嘉祐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
耳然印本亦未盡焉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
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爲永昭山陵
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
鼎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
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祔
廟而臣兩爲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

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
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
卧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
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
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
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
山秦會之爲固位之計迺除孟仁仲爲樞密使
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
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

孫叔易近爲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試
官回次朱遷鎮閱邸報吳侔兄弟以左道伏誅
坐中監鎮使臣云某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
官親見元豐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郭逵
討之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難預度願
馳至邕管上方略師往遂復邕州進次富良江
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議降而
逵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
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

全軍皆覆達坐貶秩侔儲冲卿孫也此蓋天報
之云當時詩人陳傳作佐郎將云林中生致左
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
相濟能包羞降書冉冉過中洲中軍傳呼笑點
頭蠻首算成勿藥喜君臣稱觴弭多壘元戎凱
旋隔天水夜經枕榔趨決里駟將十萬人性命
換得交州數張紙

明清前錄載和買起于王絲後閱范蜀公東齋記
事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

乏絕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和
買紬絹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
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
乃施之天下示爲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繁
而貪所貸最多舊額不除至今爲害而不能革
惟婺州永康縣有一傑黠老農鼓帥鄉民不令
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邪衆不敢請獨此
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宮偶遼國遣使來詔命邢和

叔館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子厚曰當云罪如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卽以子厚語荅之歸奏秦陵大喜以謂善於專對

劉季高云

五代時有姓呂爲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呂琦晉天福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夢奇後唐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仁宗衣冠

最盛已具前錄呂咸休周顯德中爲戶部侍郎
七世孫正愍大防相哲宗異哉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于第中邵康節與焉因
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煮羊惟堂中爲勝堯夫
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
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邵公濟云

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步軍部署爲總管避厚陵名
也考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摠字非從絲無
疑出於一時稽考不審沿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
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
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
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
手秦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
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
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
以今爲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
擇鄉里雖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孫皆鼎盛

不知後來兩家曾敘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祈求武襄尉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

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
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
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
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婿
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
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
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
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

第五卷

止敘七人

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

然李麟乃懿祖

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
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

何耶

揮塵後錄卷二終

揮塵後錄卷三

宋興已來宰輔封國公者已見宋次道春明退朝

錄自熙寧以後者今列于後

陳丞相

秀

王文公

舒荆

王文恭

郇岐

韓獻肅

康

章子厚

申

韓文定

儀

蔡元長

嘉衛魏
楚陳魯

童貫

涇成益
楚徐豫

何正憲

榮

鄭文正

崇宿
燕

余源仲

豐衛

劉文憲

康

鄧子常

莘

王黼

崇慶
楚

蔡攸

英燕

白丞相

崇

呂忠穆

成

張忠獻

和魏

秦忠獻

莘慶冀秦魏益

張循王

濟廣益

韓蘄王

英福潭

秦熺

嘉

陳文恭

信福魯

湯進之

榮慶岐

虞忠肅

濟華雍

史文惠

永衛魯魏

陳正獻

申福魏

梁文靖

儀鄭

趙丞相

沂

王丞相

信福冀魯

周丞相

濟益

留丞相

申

京丞相

魏

謝丞相

明清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極其用心甚爲詳縝但事有

抵牾或出於穿鑿者有所未免明清嘗略引舊

文以證數項於印本上僉貼呈似遂初尤丈延

之深以歎賞其帙尚存尤丈處不復悉紀姑以
一條言之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
安石方欲抑三人之進取遂轉太常博士初下
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定具陳祖宗舊制
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筆作口字因知
前輩堂後官猶能執祖宗之法耳時先公掌外
制乃見而知之者明清以謂磨勘吏部成法非
宰相所得而專縱使有之王荆公之文過執拘
世所共知當新法之行雖韓富歐范司馬諸公

與之爭悉不能回其意豈一堂吏能轉其筆耶
元道云先公卽延慶王荆公薦李資深時蘇子
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改官除監察御史之命
荆公改授延慶卽爲書行延慶字仲遠文忠齊
之子也別命書讀始此

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媼姪之舊元長薦之
以登要路其子軫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
軫聞之卽上書訟元長之過旣達乙覽元長取
其疏自辯云大觀元年九月十九日勅中書省

送到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
子奏伏蒙宣示方軫章疏一項論列臣睥睨社
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爲司空效曹操自立
爲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爲無物玩陛下不啻若
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上以不
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赫天下威震人
主禍移生靈風聲氣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
不敢議小臣保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
作自古爲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爲甚爰自崇

寧已來交通闈寺通謁宮禁蠹國帛則若糞土
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
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不合於天心中
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衛興三舍
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又且無補
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說劫持上下曰此先
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未及
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
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以

罔在天之神靈凡欲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
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
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
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
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之否
則革之惟其當之爲貴何必三代之爲哉李唐
三百年間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太宗一
人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識必不在蔡
京之下竊觀正觀間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

論太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爲有識者之所笑也元豐三年廢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窻壁輒增修改易者徒貳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圻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

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爲四輔州總管又以
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
請車駕登封意在爲東京畱守是欲乘輿一動
投間竊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
泗橫流也臣聞京建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
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數年間行鹽鈔
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
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浹又報

鹽法變矣鈔爲故紙爲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聞者爲之傷心見者爲之流涕生靈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柰皇天后土之有靈乎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嚮應不約而從陛下何以枝梧其禍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爲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
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
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
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爲邪等賊虐忠良天
下之士皆以忠義爲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
何暇掇陛下之失乎柰何陛下以京爲忠貫星
日以忠臣義士爲謗訕詆誣或流配遠方或除
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
矣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髻一頑童耳京

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
啟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
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
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
天下治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爲御
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
也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案識云水遶壺公山此
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日者星文
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啟陛下聰

明者可謂極也柰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
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
答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首領未聞梟首以謝
天下百姓此則神民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
久矣陛下勿謂雉鳴乎鼎穀生于朝不害高宗
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堯湯之聖
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事禍發不測天象
人情危慄如是伏惟陛下畱神聽覽念藝祖創
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

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後悔之何及臣批肝
爲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闈區區爲陛下力
言者非慕陛下爵祿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
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之迫
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竄之可也臣一死
生不繫於重輕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
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冒瀆天威無
任戰慄之至謹備錄如后臣讀之駭汗若無所
容臣以愚陋備位宰司不能鎮伏紀綱訖無毫

髮報稱徒致姦言干浼聖聽且人臣有將必誅
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
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可不辯伏望聖
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問取進止詔軫
削籍流嶺外後竟殂于貶所元長猶用其兄會
爲待制家間偶存此疏錄以呈太史李公仁甫
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者
軫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
言逐元長元長悟其說急流勇退則國家無後

來之患元長與軫得禍俱輕三者備矣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鍾是月二十五日鍾成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聲以聲制鍾以鍾出樂而樂宗焉于以祀天地享鬼神朝萬國罔不用又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明明天子以身爲度有景者鍾衆樂所怙於昭于天乃眷斯顧揚于大庭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之祐此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之文也偶獲斯本謹錄于右

王冢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
善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
以直祕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
士賓客多歸之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自負其材
受辱不羞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
而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
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梃不得施蓋其客亦能
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
然實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

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
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姪孫也
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歆豔一時時開封尹
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
也初炳視輔道雖中表然炳性謹厚每以輔道
擇交不慎疎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嫂一
日輔道語其嫂曰某久欲謁子蒙兄弟奉從容
然不得其門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
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久之始得

通炳逡巡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強接之既就坐談論風生疊疊不勸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久不與王叔言其進乃爾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興獄未及歲也前客語旣達靈素靈素忿怒泣請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羈旅荷陛下寵靈而姦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理上令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

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辯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
獄中刻木皆出紙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蘇學士
坐繫烏臺時衛獄吏實某等之父祖蘇學士既
出後每恨不從其乞翰墨也輔道喜作歌行以
贈之處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
矣因上言詞語有連及炳者乞併治之上曰炳
從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旣聞上語不疑其他
一日上幸寶籙駐蹕齋宮從官皆在焉炳越班
面奏簾外曰臣猥以無狀待罪邇列適有中傷

者非陛下保全已藿粉矣再拜而退炳旣謝已
舉首始見章在側注目瞪視惶駭失措深以爲
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案與炳腹心誹謗
事驗明白今對衆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營
惑羣臣禍將有不勝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
是日有旨內侍省不得收接劉炳文字炳猶未
知之以謂事平矣故不復閑防章旣歸遣開封
府司錄孟彥弼攜捕吏竇鑒等數人卽訊炳於
家炳囚服出見分賓主而坐詞氣慷慨無服辭

彥弼既見其不屈欲歸而竇鑒者語彥弼曰尚書几間得案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上書適有炳著撰藁草翻之至底見炳和輔道詩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荆棘奉高真詩意謂輔道嘗有嫉惡之意時尚道目上爲高真爾鑒得之以爲竒貨歸以授章章命其子并釋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案舉事之時炳指竇爲高真不知以何人爲荆棘將寘陛下於何地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

客皆極刑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竄海外煥責
授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凡王劉親屬等第斥謫
之并擢爲祕書省正字數日而死出現其父已
爲蛇矣華陽張德遠文老子蒙之壻也又并娶
德遠之妹目覩其事且當時亦以有連坐送吏
部與監當故知之爲詳嘗謂明清曰德遠死無
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筆無惜識之文老嘗爲四
川茶馬東坡先生賦張熙明萬卷堂詩卽其父
也文老博極羣書尤長史學發言可孚故盡列

其語又益知世所傳輔道遇宿寃之事爲不然云

王景彝故弟在京師太子巷初開寶間江南李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畱不遣建宅以賜故都人猶以太子目之也從善死後歸王氏宣和初崔貴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劉康孫者卜祝之流以術蒙恩甚厚爲遙郡觀察使言之於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旣佳而宅中有福氣宜請於上崔遣人告於妃妃以致懇上上喻京尹王

革令善圖之革卽呼王氏子弟導指意王諸子
愚騃不知時變遲遲未許崔欲速得之會舍旁
有造磬者時都下初行當十錢崔誑人誣告王
諸子與鄰人盜鑄革卽爲掩捕鍛鍊黥竄而沒
其宅遂以賜崔崔氏旣得之上幸其居設醮三
日榮冠一時未幾崔命康孫禱於宅中樹下適
有爭寵者譖於上及中宮云崔氏姊弟夜祠祭
與巫覡祝詛叵測會上嘗夢明節劉妃泣愬以
爲人厭勝致死上因以語妃妃抗上語頗不遜

上怒付有司捕康孫等窮治康孫款承實嘗以
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禱神求嗣且祈固寵呪詛
則無之猶坐指斥詔鸞康孫於宅前國鑿曹孝
忠併坐流竄孝忠亦倖進爲廉車二子濟渙俱
冒館職至是皆斥之孝忠嘗侍明節藥故也仍
命懸康孫首于所祝樹上制云貴妃崔氏乏柔
順進賢之志溺姦淫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陰行
媚道散資產以掠衆譽招術者以彰虛聲祝詛
同列以及於死生指斥中宮而刑於切害談命

術以徼後福挾馱勝以及乘輿可降充庶人移居別院崔兄除名娵姊妹並遠外編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歲云陳成季迪云時任大理卿親鞫其事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

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教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鬻者其人游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它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僞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它何必解耶諸孫泣以愬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以謝之且詢以救弊之策鬻

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改
往修來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
以叙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
蓋繇此也耕道名佃君謨之孫覺字柔直南劍
人後亦顯名于時

已上二事尤丈延之云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爲郎于朝未嘗與人接
談虜騎南寇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
謂沈鷺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別時相
云某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

今一旦付委也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
朝廷以此擇人廟謀悞矣解竟沒於難世人以
饒舌掇禍者多而習迺以箝口喪軀昔所未聞
也

外舅云

辭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于家政和中祐陵取
入禁中龕置睿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
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畱焉宗汝
霖爲畱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
于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寘左右踰月之後虜

騎忽至大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
爲揚帥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不獲

向端叔云

靖康初童貫旣以誤國竄海外已而下詔誅之欽
宗喻宰執云貫素姦狡須得熟識其面目者銜
命追路卽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誤唐欽叟時爲
首相云朝臣中有張澂字達明者與貫往還宜
令其往詔除澂監察御史以行澂字達明有一
小女十餘歲玉雪可憐素所愛時天寒欲卯飲
忽聞有此役駭愕戰掉袖拂湯洒椀沃其女立

死達明號慟引道怨欽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貫
就戮明年欽叟免相畱京二聖北遷虜人立張
邦昌爲主且驅廷臣連銜列狀欽叟僉名畢仰
藥而殂建炎中達明爲中司適欽叟家陳乞卹
典達明言欽叟不能抗虜之命雖死不足褒贈
繇是恩數盡寢至今不能理也

俞彥時云

馮檝濟川雷觀公達靖康中俱爲學官于京師皆
蜀士也而觀以上書得之檝寔先達焉一日檝
出策題問諸生經旨觀摘其疵訐之於稠人中

曰自王安石曲學邪說之行蔡京挾之以濟其
姦遂亂天下今日豈可尚習其餘論耶檄曰子
去歲爲學生嘗以書屬我求爲蔡氏館客豈忘
之耶前牘尚存請張爲幻乃爾是繇同浴而譏
裸程也二人大忿坐是論列皆絀爲監當

邵公

濟云

賀子忱允中靖康中爲郎或有薦其持節河北者
子忱微聞之忽就省戶作中風狀顛仆於地呼
之不醒同舍郎急命舁之以歸卽牒開封府乞

致仕得敕買舟南下初無所苦也李選彥思以武官爲樞密都承旨朝論亦將有所委任亦劾子忱之舉時聶山尹都以謂此風不可長翌日啓上以謂選詐疾退避後來何以使人詔邈降兩官除河北提點刑獄兼攝真定府日下出門竟死於難子忱紹興初以李泰發薦落致仕又三十年爲叅知政事晚節末路持祿固位而已

向荆父云

秦會之嘗對外舅自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虜寨

粘罕二太子者謂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於二賊乞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無能逃矣會之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屬雖近而情好極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多矣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以人情揆之恐無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時之

王劉旣誅竄適鄭達夫與蔡元長交惡鄭知蔡之

嘗薦二人也忽降旨應劉炳所薦並令吏部具姓名以聞當議降黜宰執既對左丞辭昂進曰劉炳臣嘗薦之矣今炳所薦尚當坐而臣薦炳何以逃罪京卽進曰劉炳王家臣俱曾薦之今大臣造爲此謀寔欲傾臣臣當時所薦者材也固不係其往今在庭之臣如鄭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於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係其往願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達夫卽再降旨劉炳所薦並不問亦文老云

明清前錄記靖康中贈范文正恐是悞書近日李文授孟傳云當時迺是進擬忠宣欽宗改文正之名付出身仍於其矜其旁批云不欲專崇元祐文授云得之於曾文清文清吳元中妻兄宜知其詳

溫益字禹弼徽考以端邸舊僚卽位未久擢尹開府欽聖因山曾文肅爲山陵使益爲頓遞使梓宮次板橋以人衆柱折幾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爲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

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應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授使運力爲引重至于斥文肅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爲中書侍郎興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爲閣學士以報之

曾玉陸云

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希亮傳叙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比之長孺非有以心未易得之然其後

無聞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
陳簡齋去非爲叅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
迺公弼之孫取張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視之又
知爲公弼仲子忱之孫焉簡齋出處氣節翰墨
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
可謂無乎

揮塵後錄卷三

揮塵後錄卷四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
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
馮熙載爲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廣
愛天九光環日月五色麗雲烟紫袖開三極瓊
璈列萬仙希夷塵境斷髣髴玉經傳妙道逢昌
運真王撫契賢龜圖規大壯龍位正純乾穹昊
親無間皇居掇自然剛風同變化祥氣共陶甄
層觀星潢上重闈斗柄邊摩空七雉峻冠嶠六

鼇連夢想何嘗到階升信有緣
昕朝初放仗密宴忽聞宣
清禁來鳴珮脩廊入並肩
獸鋪金牛闔鸞障綉微寒
霽景畱庭砌雷文繪桶槿宮簾
波錦漾殿榜字金填花擁巍
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稱萬億
韶奏侍三千華歲推堯曆元璣
候舜璿冰霜知臘後梅柳認春
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鬪妍
樛枝彫檻小多葉露桃鮮錯
落飛盃竿鏘洋雜管絃承雲歌
歷歷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
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醴
羲馭自停鞭

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親魯衛相芾拱
闕顛側弁恩光泱中觴詔蹕旋寶薰携滿袖御
果得加籩要賞嬉遊盛俄追步武湔騰身復道
表送日夾城暎仰揖蒼龍象旁臨良嶽巔謳歌
紛廣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擯輕幘珍竒集市廩
博盧多袒跣飲肆競踰躑蕃衍開朱邸崔嵬照
彩椽橋虹灣轟轟江練泮濺濺擊柝周廬晚張
燈別院先餘霞搖綺暈列宿舍珠躔浩蕩三山
島稜層十丈蓮再趁天北極却立榻東偏旣用

家人禮仍占聖製篇兒航從酪酏蟾魄待嬋娟
轉盼隨親指環觀得縱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
虬纏光透垂枝井晶銜帶壁錢蕭臺千級峻重
屋八窻全就席花整匝行樽紫袖揜交輝方爍
爍起立復闐闐邃宇會寧過中宵勝賞專鋪陳
尤有韻清雅不相泐戶箔明珠串欄釭水碧捲
規模商甌鑄款識魯壺鐫秦曲移箏柱唐粧儼
鬢蟬窄襟珠綴領高朶翠爲鈿喜氣排寒沍輕
颺洗靜便層琳藉璣組方鼎炷龍涎瑪瑙供盤

大玻璃琢瑣圓暖金傾小榼屑玉釀新泉帝子
天才異英姿棣萼聯頻看揮斗盃端是吸鯨川
推食俱均逮攘餐及墜捐海螯初破殼江柱乍
離淵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鰠南珍誇飶餽北
饌厭烹煎賜橘懷蘋卯醅顏醕寶船言歸荷慈
惠末節笑拘攣放鑰嚴扃啓籠紗逸足牽冰輪
掛銀漢夜色映華韉人識重熙象功參獨斷權
五辰今不忒六氣永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
八埏比閭增板籍疆場罷戈鋌文軌包夷夏絃

歌徧幅員恢儒榮藻薦作士極魚鳶慶胄貽謀
顯多男景福綿迂衡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
今踰隴耕耘久際燕信通鵬海漲威竄犬戎羶
東擬封雲岱西將款澗瀍琳科宣藥笈玉府下
雲軒帝籍勤初播宮蠶長自眠蠶絲登六寢稔
米秀中田廟鶴垂昭格壇光監吉蠲靈芝滋菌
蠶甘醴湧潺湲合教虯風革頒經衆疾痊雨隨
親禱降河避上流遷執契皇猷洽披圖福物駢
太和輪橐籥妙用絕蹄筌此際君臣悅應先簡

冊編雅稱魚罩罩頌述鼓咽咽詎比千齡遇猶
聞四始箋羈臣起韋布陋質愧駑鈔驟俾陪機
政由來出眷憐恩方拜綸綍報未効塵涓密席
叨臨勸凡縱窮曲拳雖無三峽水曾步八花磚
渝望知難稱才慳合勉旃鈞天思盡賦賸續白
雲牋熙載云化工欲放陽春到先教元冥戮衰
草疑水封地萬木僵誰向雪中探天巧璿璣星
回斗指寅羣芳未知時已春人心蕩漾趁佳節
燈夕獨冠年華新昇平萬里同文軌井邑相連

通四裔蘭膏競吐夜烘春和叔回車避義轡巍
巍九禁倚天開溫風更覺先春來試燈不用雨
花俗迎陽爲却寒崔嵬宣和初載元冬尾瑞白
纔消塵不起穆清光賞屬欽鄰錦綉雲龍頒宴
喜初聞傳詔開睿謨步障幾里承金鋪調音度
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韓娥侶
回雪飛花稱獨步千春蟠木效紅英獻壽當筵
豈金母上林晚色煙藹輕景龍遊人歡笑聲霞
裾月珮擁仙仗翠鳳挾輦趨平成銅華金掌散

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先從前殿望修廊日出
綺霞紅滿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驪龍出舞波濤
驚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錯浴如明星榻前玉
案真核旅獸炭銀爐夜初鼓憲天重屋訝雲屯
崇道簫臺疑蜃吐前楹火柱回萬牛藺卿壁碎
色光浮周圍照耀眼界徹冰壺漾月生珠流點
點金錢盡銜壁豹髓騰輝粲銀礫絲篁人籟有
機緘繳繹清音傳屋壁須臾隨蹕登會寧如駢
鸞鶴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纖雲不點惟光

明四壁垂簾玉非玉銀缸吐豔相連屬焚楮橫
帶碧玻璃一朵翠雲承日轂萬光閃爍爭吐吞
燭龍銜耀輝四崑又如電母神鞭馳金虵著壁
不可捫端信奇工通造化豈比胡人能勾假丹
青漫數顧虎頭盤礴解衣未容寫此時帝御鈞
天臺紫垣兩兩明三台尚方飲器萬金寶古玉
未足誇雲雷帝傍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
韻四音促柱泛笙簫應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
酒如流泉御厨絡繹紛珍鮮榻邊爭欲供天笑

快倒頗類虹吸川厭厭夜飲方歡浹玉漏頻催
鼓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正見冰輪上城堞微
臣去歲陪清班惡詩誤辱重瞳觀小才易窮真
鼠技再賦愈覺相如慳履道彥爲二集中今不
復印行故錄於此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
童貫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
有諜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
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

黼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銜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卽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卽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嶮易以上上大喜卽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遷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起預政事黼誅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前

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
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元長竟不告廷堯臣繼
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中監察御史李
宋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除其職初泰
會之主泮高密堯臣以滄州掾曹同爲京東漕
同試官因以厚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雖不
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舊堯臣以
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
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湯致遠爲御史

欲露臺評而周爲高方崇堯臣之妻兄致遠之
腹心力回護之遂免先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
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懇爲高
作行狀以蓋前迹爲高後亦悔之會之炎炎時
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

爲高之子
樂云

靖康之變士大夫紀錄排日編綴者多矣其間蓋
亦有逸事焉近從親舊家得是時進士黃時偁
徐揆段光遠三人所上虜酋書云大宋進士黃
時偁謹齋沐裁書于大金二帥曰嘗謂良藥苦

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
鯁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
淮右寒生家襲儒業老父每訓曰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
分固窮未曾敢以片言辯時是非方今國家艱
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爲
宋民不當以狂妄之辭干冒元帥聰德也非不
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
外光二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偁切

觀我宋自崇寧以來姦臣誤國竊升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啓倖門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已痛責斷出宸心乃傳大寶今皇帝卽位未久適丁國難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帥斂城不下蓋爲此也時傳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正爲催督金銀表段有云須索之外必不重取禮數優異保無它虞奈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跂踵以望御車之

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萬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叅酌以情雖不足以報再生之萬一然方冊所載自古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證以國書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國家曩昔傷財害民之事結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須索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爲我痛勦其根株耶亦欲驅挈歸境以爲自奉之樂耶軍機

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賢下不肖取
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又曰爲彫文刻鏤
技巧華飾而傷農事者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
章熟思正論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
姦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
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漸月稽習以成風不
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俛懵不知書愚不練
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雖小而所繫甚大方議
修書鋪陳管見未及形言衆乃自禍嗚呼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老蠹巨惡難於逃覆載之中也
且如內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俱爲
平昔僥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
宋日前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尚
循故態妄興間諜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遂煩
元帥恠問考諸人用心雖粉骨碎軀難塞滔天
之罪請試陳之今焉明降御筆根括金銀以報
大金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
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盡取於是

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爲禁物稍有隱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罄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凡爲臣子固當體國愛君疋兩以上盡合送納藍訢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抵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庸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蓄爲私寶論當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切恐逐人昨緣有司根取犒賞亦嘗囚禁挾此爲仇

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謂正當擾攘之際
猶敢懷姦罔上取佞一時異日安居爲國患也
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
王問太公主聽如何太公荅曰勿妄而許勿逆
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擴乾坤之
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諛情以玷大德將藍訢等
先賜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可以懲
戒後人仍願元帥務全兩國之驩以慰生靈之
心請我鑾輿早還禁籞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

必不違書之青史傳爲盛事豈不韙歟太學生徐揆等謹獻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等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伐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富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爲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肆縱兵都城

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
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
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
兩造轅門議賞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
信宿逾邁國中喁喁企望屬車塵者屢矣今生
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噎又聞道
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揆等切惑之益
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
職貢歲有常賦邦財旣盡海內蕭然帑藏爲之

一空此元帥之所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宦王畿仰給於俸祿者飭粥之外儲無長資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爲念大

兵長駟直抵中原未嘗以屠戮爲事所以愛民者至矣凡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乃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也昔楚子圍鄭三日克之鄭公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爲美談揆等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帥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

人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德
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揆等雖卑賤輒敢澆死以紓君父之難唯元帥
矜之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
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春秋左傳有曰親仁善
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
則民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
嘆切謂非賢聖之人曷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
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爲

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
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爲郡縣殊方絕域悉
爲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
浚德渥方之他國唯大金皇帝爲然比年以來
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撓權罔知陳善閉邪
而格其非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誤
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罪庶民可弔事
一至此則弔民間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共
惟大金元帥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

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歛兵不下崇社再安生
靈獲全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
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姓悅服夫如是則親
仁善鄰曷以加於此哉特枉鑿輿爲民請命重
蒙金諾與國通和帝謂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
帛豈復有辭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戶根括急
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
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
財恐或不敷久畱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

事君之禮廢於朝號泣旻天痛君之民滿於道
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
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于此哉伏念
光遠草茅寒士沐浴膏澤涵泳聖涯陰受其賜
于茲有年才疎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
于外僕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其於庶民
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無不覆載於
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輸忠義激切之誠干冒
威嚴仰祈垂聽俯賜矜怜無任戰懼皇恐哀懇

之至不宜俶擾之際排難解紛伏節死誼有如
此者嘉其忠義慨慷歲久慮不復傳所以錄之
張邦昌爲虜人所立反正之功蓋出于呂舜徒呂
氏自叙甚詳不復重紀啓其端者堂吏張思聰
也應天中興思聰已死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字
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
刀筆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虜人立張僞詔與其
謝牘併錄于後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
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

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
與方國措于治平粵惟有宋爰乃通隣貢歲幣
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斯於萬世永保無窮蓋
我大造于宋也指斥不錄今者國旣乏主民宜混同
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致帥府與衆推賢僉曰
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咨睿哲在位著忠良
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
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其誰是用遣使諸部宮
都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事韓昉持節備

儀以璽綬冊命爾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
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世
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汝勿疲于述職聘
問歲致汝無緩於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
治故立君而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
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
歟子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
哉其聽朕命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
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初七日依

奉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堪對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誠懇重蒙敦諭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取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畱面叙不宜謹白建炎元年詔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

常格支優賞賜錢數百萬緡猶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裯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憐之小故出嫁爲都人聶氏婦上卽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

其嘗爲民妻無所稱但以彭婆目之或呼爲聶
婆婆其實未有年也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
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
者逮二聖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畱內庭虜人
強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處宸居多不敢當至
尊之儀服御之屬未始易也寢殿之邃不敢履
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擁之曰官家
事已至此它復何言卽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
中猶能却彭呼二三官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

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趨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蓋詔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終于秩焉烏乎彭生者誠可誅矣然

當時在庭之臣被二聖寵榮者尚奉賊稱臣賣

降恐後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

彭事陸務觀云
肝宋刻作肝

粘罕相金國取大遼繼擾我朝既歸乃欲伐夏國

夏人陰爲之備久矣忽求釁於夏言欲馬萬疋

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

之給言于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
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
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
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
罕氣沮自此不敢西向發一矢

王隆外祖云

揮麈後錄卷四

揮塵後錄卷五

謚以節惠孟子謂名之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易三代以來君臣務取美稱遂至失實國朝諸
謚宋常山退朝錄備載之止於熙寧三年明清
謹續之于後然聞見未廣姑存所記憶遺落尚
多當嗣益之

后謚

慈聖光獻 宣仁聖烈 昭慈聖獻 昭懷

欽聖獻肅 欽成 欽慈 顯恭

顯肅

顯仁

明節

憲節

憲聖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諡

昭靜

沈貴妃

明達懿文

後追冊爲明達皇后

明節和文

後追冊爲明節皇后

靖淑

王賢妃

太子諡

冲憲

茂

元懿

敷

莊文

愔

諸王諡

端獻

吳王顥

端懿

益王頴

冲僖

榿

悼敏

楫

冲穆

材

哀獻

俊

冲厚

儻

惠

价

冲惠

儻

公主諡

賢惠

蜀國公主
王晉卿室

賢穆

韓嘉
彦室

賢德懿行

王師
約室

賢穆明懿

錢景
臻室

賢惠

張端
禮室

賢靜

柔志
公主

淑和

端福
公主

冲懿

賢福
公主

悼穆

徽福
公主

順穆

介福
公主

宗室諡

恭憲

世雄

恭孝

宣旦仲湜
士緘克寬

榮穆

宗暉

僖簡 宗景

康孝 仲御

僖靖 承裕

僖安 仲汾

恭僖 宗博

僖穆 宗璞

和恭 承顯

康僖 克戒

勤孝 宗惠

敦和 克和

僖惠 宗隱
宗勉

修安 克敦

孝靖 宗綽

簡獻 仲忽

安憲 宗悌
士

孝恪 仲芮

敦恪 仲操

良僖 仲嬰世
恩叔嶠

孝僖 宗袞
仲癸

僖惠 仲隗

榮思 宗諤

孝良 仲臯
令蘧

修簡 仲葩

和僖 仲防

欽修 仲碩

榮孝 仲嗟
仲革

孝穆 世陔

惠孝

仲佺

孝修

世獎
令穆

孝恪

世膺
全稼

安恪

仲玘

孝簡

世輝

順思

仲憫

孝恪

仲摻

孝恭

世恪
世恬

敦孝

仲越

孝敦

仲僕

恭惠

叔統

純僖

仲麗

惠和

檢之

忠孝

世表
叔充

榮惠

世設

良恪

克章
叔琬
令瓘

安良

世括

容孝

叔亞

惠恭

世采

榮恪

叔雅
叔黔

恭宜

世鳴

榮敏

叔縱

良恭

世亨

良憲

叔敖

益

世逢

孝敏

士會

思裕

叔安

莊靖

叔苗

莊節

叔炤

溫獻

令圖

良裕

士空

忠敏

令穰

孝榮

令鐸

良懿

令瑤

安惠

世顯

安僖

秀王

溫靖

士儻

恭靖

士儻不微

襄靖

令應

文獻

令祉

忠靖

士瑀

康

宗旦

宰相諡

宣靖

魯魯公
公亮

忠獻

韓魏
王琦

文忠

富韓公弼張
天覺商英

忠烈

文潞公
彥博

正獻

呂申公
公著

忠肅

劉同老摯虞
并武允文

正愍

呂汲公
大防

忠宣

范堯夫
純仁

忠懷

蔡持
正確

文恭 王禹 玉珪

正憲 吳沖 卿充

莊敏 韓玉 汝纘

文定 韓儀公 忠彥

文 王荆公 安石

獻肅 陳秀公 升之

文憲 劉德初正夫 何清源執中

文正 司馬溫公鄭 達夫居中

清憲 趙正夫 挺之

文肅 曾魯 公布

忠穆 呂成公 頤浩

文和 李士美 邦彥

忠定 李伯紀綱 汪廷俊彥伯

文恭 陳魯公 康伯

正獻 陳福公 俊卿

文惠 洪景伯适 史直翁浩

文靖 梁叔于 克家

文忠 京丞 相鏗

執政諡

文憲 蘇公 易簡

文定 張太保方 平許公將

文忠 歐陽太 師修

清獻 趙少 保抃

康靖 趙叔 平槩

章簡 元厚蘇黃 門轍之絳

張于
公燾

簡翼

張公
璪

修簡

胡公
宗愈

莊定

王正
仲存

恭敏

蒲傳正
宗孟

定簡

溫虞
弼益

忠定

孫傳

忠穆

郭公達
張公懿

安簡

邵公
亢

襄敏

王公
韶

康懿

何中

康節

張公
昇

忠肅

陳公
過庭

文敏

呂吉父惠卿
李漢老邴

恭愍

聶昌

恭敏

薛公
向

獻簡

傅公
堯俞

敏肅

蔡公
挺

懿簡

趙天
觀瞻

溫靖

孫公
固

莊敏

章公
系

文節

林子
中希

文簡

張康國
鄧洵武

文正

蔡元
度卞

忠憲

種公
師道

忠肅

劉立道
大中

忠文

張嵇仲叔
夜李彥穎

文懿

管歸善
師仁

安惠

鄧聖求
温伯

忠武

韓蘄王
世忠

忠烈

張循
王俊

忠獻

胡成公
世將

敏肅

魏道弼
良臣

武穆

岳公
飛

敏節

王子
尚庶

章簡

張彥程元
顓正綱克

俊

忠敏

沈必克
與永

莊定

劉共
父琪

莊簡

李泰
發光

簡穆

辛起李
次膺

簡惠

周敦
義葵

莊敏

汪明
遠徹

文安

洪景
嚴遵

安簡

王公
剛中

榮敏

謝開之
廓然

愍節

王正
道倫

文臣諡

文穆

范成
大

忠文

范蜀公鎮
宋尹喬年

文恪

王中
丞陶

章敏

滕元發甫

懿恪

王宣徽拱辰

文憲

強翰林淵明洪尚書擬

文簡

蔡儵程大昌

宣簡

李浦邦彦父

忠愍

徐給事禧李侍郎若水

忠憲

耿傳

忠毅

向子韶

忠簡

張克戩趙令幾胡邦衡銓

張大猷 闡

忠顯

劉公幹

文昭

曾翰林肇

莊節

王復

恭愍

錢歸善唐重

定愍

胡唐老

威愍

鄭驟宗汝霖澤

剛愍

曾逢原孝序

文靖

楊侍郎時

文定

胡待制安國

忠襄

楊邦又

勇節

郭永

莊敏

蘭中謹韓彥直子温林栗黃中

忠壯

章且叟誼

康節

邵先雍

節孝

徐仲積

忠定

劉元城安世

文康

葛銀青勝仲

忠惠

蔡君謨襄

文忠

東坡先生

忠宣

洪光弼皓

獻簡

陳邦彥良翰

獻肅

胡周伯沂張大經彥文

康肅

吳明可芾

文清

曾吉父幾

忠肅

陳瑩中瓘傅公晦察

忠介

王子飛雲

清敏

豐相之稷

清孝

葛君書思

僖敏

張如瑩澄

賢節

王庠

忠鄒

志完浩

忠確

張公克戩

僖簡

莊公徽

肅愨

宇文虛中

節肅

龔彥和夬

文惠

韓公粹彥

文僖

姚祐壽祖

忠敏

任德翁伯雨

惠懿

楊子寬僕

武臣諡

忠愍

高永年

武莊

郝質

武恪

賈逵

忠敏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節

李彦仙

忠壯

徐徽言李
邈馬彥博

穆武

高繼勳

恭勇

楊惟忠

勤惠

王德恭

勤毅

宋守約

康理

楊應詢

康簡

高敦復

威肅

劉仲武

勇節

郭永

忠勇

蘇緘

武安

吳玠

武順

吳璘

莊愍

种師中

毅肅

劉公昌祚

忠介

楊宗閔

恭毅

楊震

武恭

楊存中

剛烈

劉位

忠 朱冲

勤威 馮守信

武僖 劉光世

武穆 劉錡

忠烈 趙立

義節 王忠植

莊敏 王厚

毅勇 關師古

壯愍 曲端

襄毅 楊政

外戚諡

恭敏 李端愨
王師約

壯恪 劉永年

惠節 向傳範

康懿 向經

良僖 劉安民

榮穆 劉從愿

良顯 王憲

榮縱 向宗回

榮僖 高公繪

榮穆 陳守貴

榮毅 張縕

榮安 王說

端節

韓嘉彦

僖靖

鄭紳

恭榮

鄭翼

恭簡

邢煥

安毅

郭崇

忠節

高世

榮懷

高公

忠定

曹誘

恭靖

韓同

端靖

郭師

內臣諡

忠靖

劉有方

忠良

賈詳

忠簡

劉瑗

僖儉

張茂則

忠愍

李舜舉

僖敏

宋用臣

忠敏

李憲

安恪

盧守勤

忠憲

梁和

榮恪

郝隨

恭僖

王中正

恭敏

裴詵

恭節

馮世寧

勤惠

王仲

榮節

康履

大中祥符間章聖祀汾陰至泰山下聚觀者幾數
萬人闖擁道路警蹕不能進上以詢左右或云
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彈壓之卽命亟召之少
焉一綠衣少年躍馬疾馳而前羣氓大呼官人
來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

王
嶠季夷云

樊若水夜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錄云李煜
有國日樊若木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

李主重佛法卽削髮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
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
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盡
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
應其後李主旣俘各命以官江後累典名州家
于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爲江氏書日記載
文集中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子
凡三歸安陸大爲搜訪殘秩墜編往往得之間
巷間無遺矣僅獲五百十卷通舊藏凡千一百

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
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
嘗爲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謄寫遂
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
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盡輦其書
築室貯之正旣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
火燔水溺鼠蟲齧棄并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
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爲釁凡
一篋書爲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

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有之於其後則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數或存或亡安知異日終不亡哉故記盛衰之迹俾子孫知其所自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油拳紙方冊如笏頭青縑爲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筆墨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馬令作南唐書及龍哀作江南野史云北朝聞李

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

之謂之一佛出世號爲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

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梵刹營

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因讓其太奢

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

縱恍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帑廩漸虛財用

且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干間聚徒

千衆旦暮設齋食無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

盡明日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爲煜之讖

及大兵至獲爲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
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遣使賫供獻以
往佯爲不受乃陰作通穴及累石爲塔闊數圍
高迫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尅池州而浮梁
遂至繫于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
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揖退之於是
登城大呼而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
士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
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呼之託疾不起

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鳩而殺之觀
宋鄭所記則知李氏國破之際所鳩者非真又
以計免而歸本朝遂饗岳牧之任也

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旣
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
其抗禮不答其書真迹今藏樓大防所用錄于
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周皇帝

閣
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

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

遂有仇池之土地泊審遼君歸北中國且空暫
興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

下關數字

實爲下國之

邊陲其後漢主徑自并汾來都汴浚聞征車之

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

人繼統卽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

傷嘉運之難諧適歎新權之且隔以至前載忽

勞睿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於大朝將卒亦拘

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裳偏裨盡

補其職員士伍徧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

此敝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謙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皇帝迥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訟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負僚之廻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

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却緣
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旣先蒙開釋
已認沖融歸朝雖愧於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
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
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
矧以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
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懽儻
蒙惠以嘉音卽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
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宣明

清嘗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
蜀嶮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尤先生
所謂豈非出於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歟頃歲
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薦紳間稱
之於一時者如二呂正獻端左丞餘慶二竇可
象儀望之儼二孫次公何鄰幾僅二宋元憲庠
景文祁二錢子高彥遠子飛明逸二蘇才翁舜
元子美舜欽二吳正肅育正憲充二程明道先

生顥伊川先生頤二章莊敏棗申公惇二張橫

渠先生載天祺戩二邵安簡亢不疑必二蔡元

長京元度卞二鄭德夫久中達夫居中二鄧子

能洵仁子常洵武三陳文忠堯叟文惠堯佐康

肅堯咨三蘇文安先生洵文忠軾文定轍三沈

存中括文通溝菴達遼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

國和父安禮三孔經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

仲三曾南豐先生鞏文肅布文昭肇三韓康肅

絳持國維莊敏縝三范蜀公鎮子功百祿淳夫

祖禹三劉遵父敞贛父敞仲馮奉世是也

太宗實錄淳化五年五月李順之平帶御器械張

舜卿奏事言臣聞順已遁去諸將所獲非也大

宗云平賊纔數日汝何從知之徒欲害人功爾

上怒叱出將斬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殺人正

爲此輩然其父戍邊以死遂賞之但罷近職舜

卿父訓爲定遠軍節度使率於鎮故上念之明

清後觀沈存中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劔南

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

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除閣門祇候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

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常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如此則當平蜀時逃去無可疑矣信知盜亦有道焉然舜卿非太宗之全宥則刑歸於濫矣頃見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畱守識黃巢于羣僧中而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旣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

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
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
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卽巢也然明州雪
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
平廣記載則天時宋之問謫官過杭州遇駱賓
王于靈隱寺披緇在大衆中與之問詩有樓觀
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唐夷堅集言南嶽寺
僧見姚泓五季泛聞錄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
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

聞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
身蔽之遂免大祖德之卽位後極眷寵之年八
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卽澤州明馬兒也馬
兒五代之巨寇也贊寧續傳載云開寶末江州
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
其徒有彫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卽其人脫身煙
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陸務觀清尊錄言老內侍
見林靈素于蜀道季次仲季自云嘗遇姚平仲
于廬山授其人段錦之術未知果否要是桀黠

之徒多能逃命於一時皆此類文璉洪進之子也

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侁授官之後寂無所傳
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于此司
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侁奏臣輒陳愚
懇仰瀆睿聰退省憊尤甘俟竄極臣見係知州
資任乞管勾宮觀奉敕授前件差遣於舒州居
住自熙寧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
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宣召賜

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卽日蒙恩釋褐授
守祕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
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終
篇後批閏六月十五日敕賜見刊刻在本家收
祕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
頗歷歲年以臣父龜從進士及第臣幼小難以
住京因乞將帶出外又蒙恩賚優渥其後臣年
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
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

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切念臣幼稚幸會效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節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廩稍得養單貧祇飭閨門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勅旨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

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
于前時耶御詩明清偶記其全篇七閩山水多
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
自得老成姿初當移步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
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後閱朱
興仲續歸田錄云伯倫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
六歲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
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
其背而登旣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

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
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
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
仕與宮祠其辭略云蔡伯侏年八十歲食祿七
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
者以上朱錄中語因併載之

張耆既貴顯嘗啓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
公上許之既晝集盡驩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
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

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栢則賓主
各少惕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
永暨至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

朱新

仲言

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四
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玉汝縝俱禮部奏名
忠憲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
然臣旣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爲
由臣故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以

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旣以有成又何必昭
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
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憲旣薨仲文子華
玉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
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
司之求故文潞薦持國疏云曾預南中高薦從
不出仕宦其後子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
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爲本朝之甲族云
玉隆外祖云韓元吉著桐陰舊話却不及此

揮塵後錄卷六

韓持國旣以忠憲任爲將作監主簿少年清修不復以軒冕爲意將四十矣猶未出仕宋元憲欲薦孔寧極改偶觀其詩卷廼得持國所和篇誦之大喜遂捨寧極而薦持國繇是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爲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後坐弃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嘗語其婿王仲弓寔曰以昔日受命覃恩上課計以歲

月寄祿恰及是官復何憾邪元龍元吉卽其後也
楊如晦云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候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特益堅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

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
邢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迓率至許劾
之乃實殺女子者田芴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
謝曰微司理嚮幾悞殺平人此與夫錢淡成何
異位雖不顯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
字深父罔字于直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
傳所著書傳于薦紳爲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詩
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於世陰德之報有從
來矣

李邕鄆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邕鄆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子德芻以三德必芻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卽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晁武于云

溫公在相位韓持國爲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
溫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爲秉國有武人陳狀
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
禮溫公作皇恐狀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
詎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
持國愧歎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

李粹

伯云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
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

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

公薨

薛大受叔器云其婦翁蔡文饒目覩

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獻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人而諱始字乎蓋其始欲避之生獰誤以應也前人亦嘗記之又元厚之作叅知政事日有下

狀陳乞恩例者啓曰爲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揮厚之亦怒曰止爲汝不依元降旨揮耳

粹伯云

治平中有時君卿者鄭州人與王才叔廣淵爲中

表游學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筆札去爲穎邸書
史裕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荆公賢譽
翕然君卿數稱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踐祚
之後驟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結之而才叔是時
亦光顯矣君卿後至正任團練使卒于元祐間
哲宗實錄有傳存焉其子希孟以鑿學及第南
渡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爲機幕明受之變
樓上乃有從逆之言爲章且叟誼斥退者復辟
之初流于嶺外且叟繇此大用

蔡持正之父黃裳任陳州錄事叅軍年逾七十陳
恭公自元台出爲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
去黃裳猶豫間恭公云倘不自列當具奏牘竄
斥黃裳卽上掛冠之請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
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陳力教二子持正與
碩苦貧困餽粥不繼久之持正登第黃裳臨終
戒以必報陳氏其後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
儒以羣婢殺其所生坐獄而世儒知而不發持
正請并坐神宗云執中止一子畱以存祭祀如

何持正云五刑之贖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
可赦邪竟寘極典世儒子後以娶宗女補武官
或云大將陳思恭卽其孫思恭子龜年嘗爲東
宮春坊

孫長文云

熙寧中王和父尹開封忽內降付下文字一紙云
武德卒獲之于宮墻上陳首有欲謀亂者姓名
凡數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無蹤跡獨有一
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爲業和父令以禮
呼來至廷下問之云汝平日與何人爲寃薛云

老矣未嘗妄出門初無仇怨再三詢之云有族
妹之子淪落在外旬日前忽來見投貸資不從
怒罵而去初亦無他和父云卽此是也令釋辭
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才十八九矣捕
吏以手從後拽其衣帶回頭失聲曰豈非那事
踈脫邪旣至不訊而服和父曰小鬼頭沒三思
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伏

劉季高云

汪輔之宣州人少年有俊聲皇祐中覓舉開封以
周以宗強爲賦題場中大得意旣出宣言于衆

必爲解魁偶與數客飲于都城所謂壽州王氏
酒樓聞隣閤有吳音士人亦同場試者誦其所
作輔之方舉酒失措墜杯卽就約共坐詢其姓
氏乃云湖州進士沈初也輔之云適聞公程文
必奪我首薦然我亦須作第二人後數日榜出
果然是汪輔之登第熙寧中爲職方郎中廣南
轉運使蔡持正爲御史知雜撫其謝上表有清
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
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後數年與東坡之

獄蓋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譴死嶺外 韓德全

云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於池陽時楊元素
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畱甚懽一日元素忽問公
曰令弟賊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
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柬知
非常竝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
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
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

馳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
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畱此
卿等爲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爾言遂不行吾
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
滕公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
陵眷簡最先也又云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
滕蓋范文正之外孫而授兵法于孫元規滕公
奮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異居而有象傲之弟
卽申焉恃其愛無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

公自高陽易鎮維揚道卒喪次國門先祖自陳
畱來會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時在館中少
游辱公之知最早弔畢來見先祖于舟因爲少
游言其弟凌巖諸孤狀少游不平策馬而去翌
日方欲解維開封府遣人尋滕光祿舟甚急乃
御史中丞蘇轍劄子言元發昔事先帝早蒙知
遇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旣死或恐從此凌
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
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旨揮在京及汭路至蘇州

已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
覺察奉聖旨令開封府備坐榜舟次詢之乃少
游昨日徑往見子由爲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
篤于風誼乃爾今蘇黃門章疏中備載其劄子
先祖從滕章敏莫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
僕之交遊寔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
今載東坡公文集中者寔先祖之文也章敏死
先祖爲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爲銘詩其序中易
去舊語裁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

祐初以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

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爲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旣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贖其行會與郡將錢仙芝不叶摺撫公以客所受爲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適畱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

宋自來逆旅爲辨後事公旣不偶以卒再娶朱
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
昆弟六人久益謬落與長弟羣應舉每不利于
春官里人有不相悅者爲詩以嘲之曰三年一
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似簷間雙燕子
一雙飛去一雙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教諸弟不
怠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牟文肅公妹壻王補
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旣將入
都赴省試子壻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

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
列無有遺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闌時
微行聽人語言以下一歲之通塞子固兄弟被
薦時有鄉士黃其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癍俚
人呼爲黃痘子諸曾俱往赴省試朱夫人亦以
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
得都得黃豆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兩榜
文昭中弟兄弟三人數年之間竝躋華貫曾氏

繇此遂興

公永外祖云

張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諒闇榜赴春試時馮當世
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壓明字試
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
省場中鹵莽迺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當世後
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
畱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驩酒半
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
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尚記
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愧謝

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
叟者雖重疊用韻亦何愧哉

朱希真先生云

曾文肅爲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肅曰
主上令薦臺諫當以公應詔先祖辭曰某辱知
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儻廟堂有所不當言之則
有負恩地不言則寔辜任使願受始終之賜幸
甚文肅歎息而寢其議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
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諫垣公辭不就進退之
際益堅素守謂此也

曾文肅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
言改元建中靖國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
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云去
國而眷東方濃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
一日徽宗忽顧首相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闕
人處否文定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
京除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闕朝見文肅
在朝堂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
劈口矣翌日白上以爲不可上乾笑曰朕嘗夢

見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遏邪數日後臺諫王能甫吳材希旨攻文肅上爲罷二人文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銳如蔡澤之欲代范睢也甫次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爲祐甫文肅媼家訐之于上前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方下馬則一頂帽之卒喏于庭云錢殿院有狀申啓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適論文肅章疏副本文肅卽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蓋承平時執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

晚鎖院宣翰林學士郭知章草免文肅相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上云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旦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州尋卽元長爲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際尉藉甚渥云秋晚相見抵潤未久而詔獄興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

竝父舅云

錢穆父與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詞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劇談戀戀不忍捨忽羣吏來謁元度云已

降旨內翰除右丞中使將來宣押矣穆父起慶之元度喜甚卒然而應曰卞也何人不謂禮絕之敬生於坐上雖穆父亦爲色動

蔡子因云

范德孺帥慶州日忽夏人入寇圍城甚急郡人惶駭未知爲計疇諸將士無有以應敵其鋒者麾下老指揮使獨來前曰願勒軍令狀保無它范信之已而師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賜以賞之且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寔無它術吾但大言以安衆耳儻城破各自逃竄何暇更尋一老兵

行軍法邪

晁武子云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黃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魯直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叶正夫之音闔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澗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壘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

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此可不戒哉

陸務觀云

林仲平槩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顏早擅克

家之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廼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曰邵曰顏後皆爲聞人衣冠指爲名族

陳齊之云

范景仁嘗爲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

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爲之書東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刊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罪可勝道哉

陸務觀云

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于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卽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爲所彈奏殆于職務遂移西渠

州迫成資而卒于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
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爲人義行頗腆先出
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
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單弊而親信
僕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率賴其子
而收葬焉右龍袞字君章所著江南野錄載歐
陽觀傳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
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
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

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

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

畱餘而居官以廉恕爲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

卒年五十九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于官

葬吉水縣沙

溪保之瀧岡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

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擔家

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

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南京畱守廨舍

耐葬瀧岡

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

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

有子曰早卒曰修

觀文忠所述則觀初無出婦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賢如此袞螺江人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信夫毀譽不可深信不獨碧雲駮二書而已不可不爲之辯文忠公親筆今藏其孫伋家明清親見之

元豐中太原府推官郭時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結連外界神宗語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慮行之士人爲此恐有謀非便時陸農師爲學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擠之奏曰學

官陸佃與之厚善乞召問之翌日上令以佗事
召直講陸佃對事未宣也上徐問曰卿識余行
之否佃曰臣與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歸鄉里
越州行之來作山陰尉携其妻而捨其母臣以
此少之自是往來甚踈上曰儻如此不足以成
事矣然農師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
窮達有命雖當國者不能巧抑其進焉行之旣
腰斬時亮改京秩辭不受時人有詩云行之三
截斷時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孫也

陸務觀云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爲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頡頏于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東坡帥定武，辟爲簽判，以從朝夕。酬唱賓主甚懽。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祐陵，擬賜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頒而爲御史錢遹論列，報罷去國。之後，暨洎頴昌，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

長入相時事大變祐陵裂去御書世濟忠直之
碑及降旨御書院書碑旨揮更不施行且興獄
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
官因卜居當塗奉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
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
者色藝見稱于黃山谷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
老益無憀因遂畜楊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
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
乃誅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以其子受蔭置

鞫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錄楊姝者亦
被決功父作俚語以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
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却與楊姝
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人羅朝
議作墓志首云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
濯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濯者爲功父功父並以
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彥振攄執政門人吳
可思道用事于時相子訟其寃方獲昭雪盡還
其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

宣之表今載于此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
至願畢餘忠輒將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臣
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
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
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
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在苒五十二
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
密之司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更不顧身因

時有爲止欲及物故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
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
從山鬼之遊忽遭眷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
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
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
之能諧冀神明之見嗇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
四體之不隨空慙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
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
於報效今則膏盲已通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

時永隔恐叩闈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
漏偷生剝心瀝懇庶皇慈之俯覽亮愚意之無
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
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
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
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
事包容狂直而無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謫未
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

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汗瑕疵又復未解疆
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
此數端願畱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
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
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畱神
逝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太陵實錄書
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
之誣謫未明致指廟之陰靈不顯于麻制中時
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端叔自號

姑溪老農文有集六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爲多
今尚有其親筆藏于家楊生之子名堯光墜其
家風止於選調家今猶在宛陵姑熟之間村落
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嘗令訪問則狼狽之甚
至有不可言者蓋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歎
王稱東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
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
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寔一時之勝事也。姚令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

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
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
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
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
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
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
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
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之
集古錄云以上東坡先生所撰潁州昭靈侯廣

碑米元章作辯名誌刻于後云豈有人而名路斯者乎蓋蘇翰林憑舊碑公名路當是句斷斯頴上人也唐人文贅多如此米刻略云爾明清比仕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嘗任宣城令則知名路斯無疑元章辯之誤矣明清向入壽春幕嘗以職事走汭淮有昭靈行祠而六安縣有鄭公山山下有龍穴今涸矣乃與公所戰者鄭祥遠也因併記之

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道出相臺馮文簡作守
相見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
出仕有鄉曲之譽願一見公露少懇款使其自
言相予共飯可乎文肅領之翌日俾之同坐卽
之甚溫請間云某有一子頗知宦學趣向不幸
早死啓手足際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滿賃舟
汎江而下偶與一嫠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旣
抵京師分首聞婦人免身得雄後售與曾尚書
家作妾今計其子亦十餘歲矣不知果否文肅

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獲云本貴種失身自
售携一小兒來見俱隨行某以兒子畜之坐上
因令呼來大卿公一見抱持大慟云面貌與亡
兒無少異者今願以見予文肅云雖如此然事
不可料聞公今歲當任子願爲內舉畢齋補牒
來當遣人送歸王且悲且喜彼此後皆如文約
文肅諸子兄弟名連絲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
取名約字公詳示不忘曾氏而公詳之異母弟
亦連名綯字公敏後易敏功公詳仕至郡守終

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詳蔭入仕嘗爲樞密
使嫠婦在文肅家生二子至今兩族如一家焉
婦亦姓王果名族從弟乃信孺革與其子鼎相

繼尹京云

外祖手記

揮塵後錄卷六

揮塵後錄卷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愨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

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卽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件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禡其職名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官云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錄御書閣名或傳蔡元度爲請祐陵書以賜王荆公家未詳也次道所紀碑名之後韓忠獻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曾宣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富文忠曰
顯忠尚德司馬文正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
直高武烈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高康王曰克
勤敏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溫靖曰純亮范
忠宣曰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德姚兕曰
世濟忠武趙隆曰旌忠馮文簡曰吉德王文恭
曰元豐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
策勲臣折可適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
長卿曰褒功顯德秦敏學曰清德啓慶御書閣

名王文公曰文謨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
度曰元儒亨會吳敦老曰勲賢梁才父曰耆英
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正父曰安民定功□運
興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會之曰決策和戎
精忠全德鄭達天云勲賢承訓何伯通云嘉會
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曰賢弼亮功鄧
子常曰世濟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賢
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緇衣美慶朱
覲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侏曰風雲慶會秦會

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翁曰
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鍾山臨別贈言
云立德廣量行惠非特爲兩公別後之戒安石
亦終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某所見前二語
則相公誠允蹈之但末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
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審如何公默然不應
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讀之云
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

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
攜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
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竄魁等後拆封
迺劉燾無言也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
相戲曰公只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
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
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
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

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子手爲予書焉可也
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
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
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頹墮負其初
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
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
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
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
坡書著之于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

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爲教授家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蠢甚然悉皆絃誦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趨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

人爲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浚
止於閣門祇候果如夫人之言

老親云

陳瑛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
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
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
川曰足下塗抹瑛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
抹未當奈何況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
輕卽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
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瑛之前判

如故卽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已之
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貰之虛中能以理服師
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于
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
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
已與諸君步廊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降九
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而其下趨走有稽首
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羣公曰此小鬼最叵耐

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揚康功使高麗別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

不答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爲置一

口不久康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

元度甚豐它人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

當僕之度海也諸公悉以謂沒於巨浸不復以

見屬獨元度之心猶與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

意耳

韓簡伯云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

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爲浮屋元祐中方
達源爲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疏入
報可遂免滄溺之患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
壻多與蘇黃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載於此臣
聞爲治先務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
於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於溝中昔者子產用
車以濟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已溺之心如
此故能有仁民之實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
戴無數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溼淖故途

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年
竝流築短牆爲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
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舟人維纜之便
然後無殞溺之虞比來短牆多隳而依岸民廬
皆蓋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疑防患之
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果
於短牆隳圯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殞溺者蓋
由短牆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故
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汳汴南北兩

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
竝流修墻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
缺不得過二尺或有圯壞卽時循補其因裝卸
官物權暫拆動者候畢卽日完築或有浮棚侵
路亦令徹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
檢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
聖時之仁術也達源生三子元修字時敏元若
允迪元渠道縱皆有才名于宣政間允迪嘗爲
少蓬世以爲陰德之感時敏之子卽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
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
火開史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
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
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
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
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張唐佐云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
文士與文肅啓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

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
元度當國卽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
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

不足養如此

老親云
米元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

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滕沙粥時外

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

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

適令於市中貨滕沙餡檐中買來取其穰入粥

中故耳子厚賞歎云它日轉運使才也其後空
青仕宦果數歷輪輓

石豫者寧陵人外憊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閣寺
姓名遂達于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完
再竄昭州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
碑皆其疏也當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兇後五
十年其子敦義爲廣東提刑坐贓黥隸柳州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
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

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
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
澤民卽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
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
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吳傳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
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
不暇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
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

太尉何來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也雌邪貫對曰雌者也昂曰旣爾難奈何不若闡之貫雖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責

陸務觀云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鈞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

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卽
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
長當軸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
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爲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郭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
點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已高昌庸謝良
弼名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廼任伯後爲
參知政事無已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
也趙高子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爲薦

紳之榮耀焉良弼顯道之弟也

曾國老

弼

崇寧中爲湖北提舉學事時王慶曾作

學事司幹當公事按行諸郡與之偕行次漢陽
欲絕江之鄂渚國老約慶曾晨炊相與同渡慶
曾辭以茹素自於客館飯畢而後追路國老快
快亟登舟慶曾食未竟忽聞國老中流不濟船
中無一人免者慶曾後四十年爲參知政事國
老弟卽文清用其卹典補官身貴而後有聞

云

躬仲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介之孫旣歸
錢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于禁中時
紹聖初也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
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于旁
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
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蓋后亦以自謂也

陸子

逸云

明清於王岐公孫曉浚明處見岐公在翰苑時令
門生輩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冊恨當時不曾

傳之也

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爲人所殺往驗其尸而未得賊先祖注觀之次有弓手持蓋于後先祖卽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驗之當爾訊治果然米元章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元章知己也走私僕愬于元

長乞於銜位中削去所帶制置發運司五字仍
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
僕持人敕命以來元章旣得之閉戶自書新刺
凌晨拜命畢呵殿徑入謁直抵張之廳事張驚
愕莫測及展刺卽講釣敵之禮始知所以旣退
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證候今日乃使著
矣後元章以能書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國朝以
任子爲南宮舍人者惟龐懋賢元英與元章二
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繩檢故蔡天啓作其墓

碑云君與西蜀劉涇巨濟長安薛紹彭道祖友善三公風神蕭散蓋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知其爲米元章也

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岐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閒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

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爲績効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卽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

余晉仲云

鄒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論中宮事除名竄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次年上元廣帥朱行中約正甫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柁行連夜星馳以往抵新

興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卽院中
治事極其暴虐志完甘爲机上肉矣詰旦忽令
推吏去其桎械請至簾下勞問甚勤云初無其
它正言可安心置慮歸休愒處某亦便還司矣
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騎致饋極腆志完惘然
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極赦書蓋正
甫先已知矣未幾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紹興二
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
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

策囹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
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
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
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綦謝媼
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
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讟載路丁卯歲啓
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
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處作劄子自陳
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

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媼黨曹泳爲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專欲鞠勘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之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座間笑語極驩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二事絕相類然終不知

所興之獄謂何也

先祖早歲登科遊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
藏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于鄉里汝陰
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
乃於安陸卜築爲久居計輦置其半于新居建
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
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
空宅中悉爲元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以閣
學士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

猶存又爲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
人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
至窮力抄錄亦有書幾萬卷明清憂患之初年
幼力弱秦伯陽遣浙漕吳彥猷渡江攘取太半
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
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爲李泰發家設也是時
明清從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懼焉凡前人
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藁雜記之類
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清多

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
謹守又爲親戚盜去或它人久假不歸今遺書
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篋不忍復啓但流涕
而已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
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
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
爲烏有南度以來惟葉少緝少年貴盛平生好
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

貯之極爲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
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於秦豈厄會
自有時邪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黃州日東坡
先生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
猷死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
云軾始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
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
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

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廼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輔之娶燕王元儼孫女爲右階媵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樞府以其故家處以永嘉路分都監時曾覲爲雙穗鹽場官與其子本中厚善曾旣用事薦本中于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韓氏子弟亦有攀緣而進者本中娶趙氏從聖野之孫卽礪老家女也

蘇訓直云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狨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
新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久中
使遼國遂俱乘狨座繇是爲例

韓勉夫云

隆興改元歲明清在會稽因爲友人言先人初爲
曾氏婿嘗於外家手節曾文肅公日錄有庚辰
歲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後來失去見於外
祖曾空青三朝正論後序矣先人節本偶存焉
其中一則記趙諗事諗弟諤於渝州所居柱上
題云隆興二年天章閣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

撫使再題云隆興三年隨軍機宜李時雍從行
諗不軌事發鑿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
題之意諛坐此亦死如此則隆興之號豈可犯
耶友人云願借一觀遂以假之亟馳元本送似
當軸者繼卽開陳遂改乾道之號友人繇此廼
晉用然先人手澤不可復取而此書不傳于世
矣友人後登從班交往旣厚不欲書其姓名初
諗以甲科爲太常博士謁告省其父庭臣于蜀
道中夢神人授以詩云天錫雄材孰與戡征西

纔罷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龍袞天子今年二十
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誅時適及歲刑部郎中
王吉甫獨引律中文以謂口陳欲反之言心無
眞實之狀吉甫坐紕詔改渝州爲恭州諗初登
第時太常少卿李積中女有國色卽以妻之成
婚未久而敗或云馮時可者諗遺腹子也

高侏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扎頗工東坡自翰苑
出帥中山留以子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
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

旨時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
卿善在殿廬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
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
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
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侏賚往值王在園中
蹴鞠侏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
亦解此技邪侏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
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旣謝篋刀之況
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

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侏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姪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侏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侏獨死於牖下

胡元功云

塵後錄卷七

終

